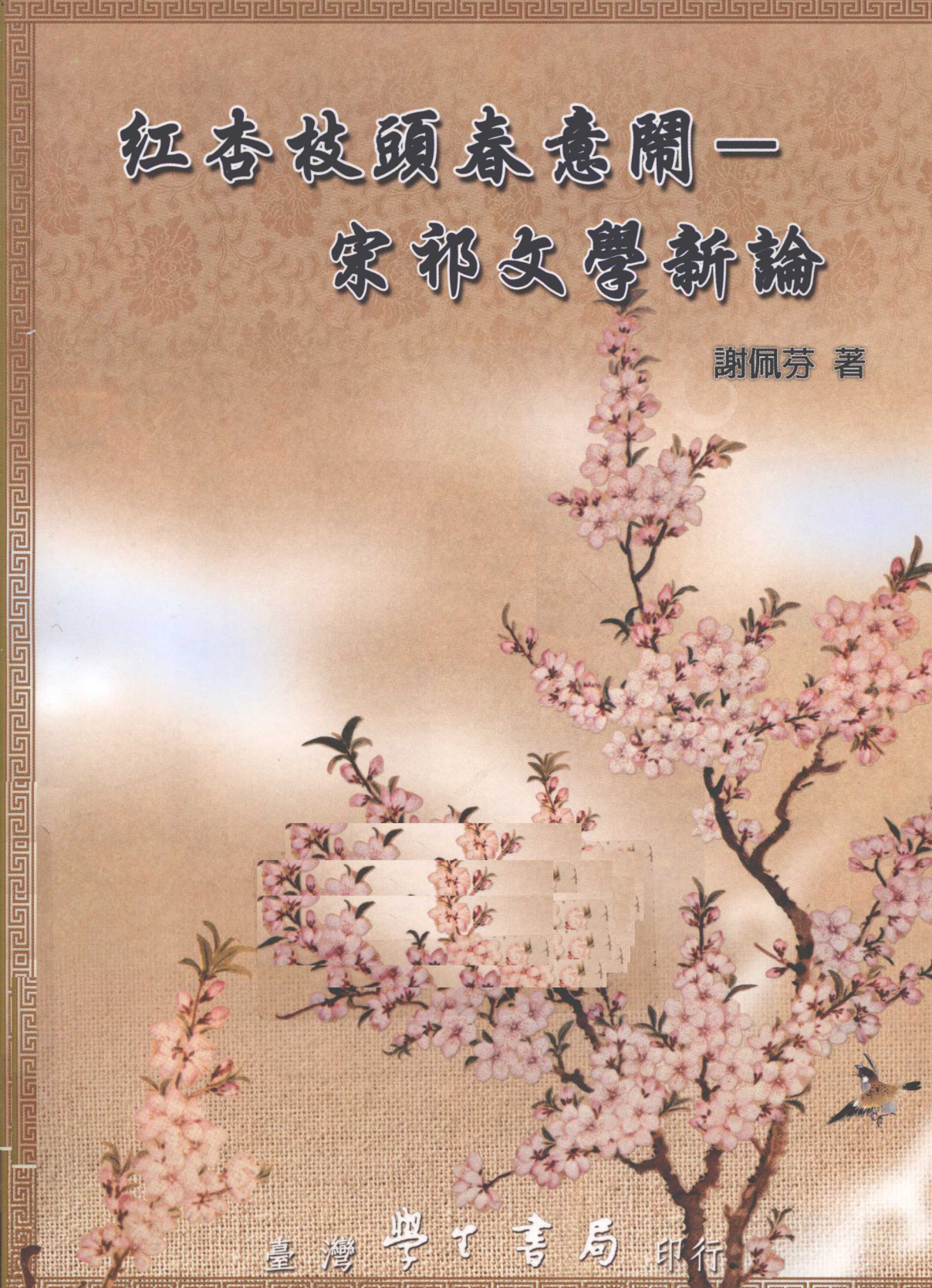


紅杏枝頭春意鬧—— 宋祁文學新論

謝佩芬 著



臺灣學書局 印行

紅杏枝頭春意鬧——宋祁文學新論

謝佩芬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紅杏枝頭春意鬧——宋祁文學新論

謝佩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2013.02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582-3(平裝)

1. (宋)宋祁 2. 宋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45.14

102001519

紅杏枝頭春意鬧——宋祁文學新論

著 作 者：謝 佩 芬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楊 雲 龍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七十五巷十一號
郵 政 劃 撥 帳 號：00024668
電 話：(02)23928185
傳 真：(02)23928105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com.tw

本 書 局 登 記 證 字 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新臺幣七〇〇元

西 元 二 〇 一 三 年 二 月 初 版

84505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582-3(平裝)

弁 言

所有文學史都是作者篩選詮釋後的主觀論述，呈現的是某種接受角度，雖反映出部分真實樣貌，但無可避免的，也必然存有疏漏誤讀之處。事實上，文學的發展演變固然得力於才華洋溢、聲名遠揚的大家，如歐陽脩、蘇軾等人的倡導示範，但獨木難成林，聚光燈之外的騷人墨客，往往也擔負啓發響應、推波助瀾的角色，若能拓展觀看視野，將目光轉移至其他被忽略的代表性人物，當更能還原昔日景況，見人所未見，甚至重新建構文學史。

以北宋文壇為例，宋祁（998-1061）多以《新唐書》編撰者身分爲世人熟知，文名向來不及同修史書的歐陽脩響亮，各類文學史常略而不論，偶有提及，也只將他視爲西崑體成員之一，寥寥數筆帶過，重要性似難與楊億、劉筠、錢惟演等領袖人物匹敵。

然若乘著時光機回到千年前的趙宋王朝，將會發現，宋祁實是備受贊譽，深獲肯定的文人，年少所作〈采侯詩〉京師傳誦，「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故事膾炙人口，除蘇軾「字字照縑素」的頌揚外，宋人更以「政事文章，兩極其至」、「學通古今，文擅宗師」推崇其成就。宋人爲何如此稱許宋祁？宋祁文學面貌究竟如何？在宋代詩文辭賦發展史上有無何種貢獻？是否具有承先啓後的關鍵作用？種種疑問，若能一一解答辨明，對北宋文學的認識必能愈加深入全面。

據載，宋祁著作等身，《景文集》卷帙繁富，雖因戰亂散佚甚多，但觀察現存作品，仍各具特色，饒涵新意。本書因而以宋祁文學爲研究範圍，藉由周嚴詮析，抉發其作品不爲人知之面向，賦予應有之評價。

全書計分八部分，首先，擇取宋祁與韓愈承傳關係爲探討重點，原因乃在於韓愈與北宋詩文發展情形緊密相連，然除歐陽脩之重視、影響外，《新唐書·韓愈傳》或執筆者宋祁之觀點有無值得關注處？藉由〈宋祁對韓愈之接受——以重新、探源、校改爲中心之討論〉梳理宋祁對韓愈之觀看、接受情形，以重視創新、探求淵源、校改文章爲中

心，具體分析宋祁評說韓愈「新語」、「卓然不朽」、「古人意思未到」、「自名一家」之意涵與原由，並考辨新、舊《唐書》關於韓愈古文淵源之史料，理解宋祁刪除梁肅資料之用心，最後以宋祁校改韓愈作品例證，知曉改修狀況、利弊得失，以便掌握宋祁對韓愈接受之觀點與心態，作為理解宋祁自身創作之基礎。

其次，針對宋祁作品分類研究。鑑於宋祁留存辭賦四十五篇，數量為北宋文人之冠，且題材多樣，情韻殊異，因而撰著〈宋祁辭賦之創意書寫〉，自擇題、立意、書寫筆法等層面分析宋祁辭賦之書寫特色與成就，明曉其〈感蚋蝥賦〉、〈憐竹賦〉、〈詆仙賦〉製題之深意與創新，彰顯〈送將歸賦〉、〈零雨被秋草賦〉之拓展境域效用，闡述〈右史院蒲桃賦〉、〈石楠樹賦〉、〈猷驢賦〉、〈鷺鳥不雙賦〉、〈豐宜日中賦〉、〈傷賢賦〉諸篇立意及筆法獨特處，藉比較對照與縝密研讀，具體而微地呈顯宋祁辭賦創意新變之處。

散文方面，〈刊落陳言，探出新意——宋祁碑誌文析論〉顯明宋祁衝越文體陳規，開創新格之表現，如：碑誌文題目極少臚列墓主最終最顯官爵，亦不以標示彼此關係為重，反以傳達撰作者論斷墓主功業，表露個人情感為主。序文則多改易傳統結構，重視時間遞承流轉，雜以議論、對話、以言代敘、小說筆法，順敘、倒敘、插敘併用，已非客觀敘事之作，而為富含作者情思創意之文學作品。銘辭或循傳統四言典重韻語，或三言，或四言、騷體合璧，或四、五言各句式錯綜，一以適切作者觀看墓主情誼為要，諸般筆法皆具新變意識。

〈跨越化用——宋祁「說」體文研究〉則擇取「說」體文章，簡要考辨其類別、寫作手法及發展源流，繼而析論宋祁作品，以之參照比較，得知：〈酹說〉、〈配郊說〉扣合當時社會狀況，引經據典闡論，乃「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與「即理即事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二類「說」文綜合體；〈鴈奴後說〉、〈舞熊說〉承繼韓愈、柳宗元以來說體寓言脈絡，所選主角、描寫方式、情節安排、數量皆有值得注意之處，突破舊制之貢獻應加澄明；〈王杲卿字說〉展現宋代「字說」文章風貌；〈字說〉則以考辨解讀「字」為主，或與其後王安石《字說》有關。

〈將飛更作回風舞——宋祁詩歌特色與宋詩發展之研究〉擺落一般僅視宋祁為西崑餘緒之成見，而深入闡發其詩歌意蘊、特色，分自造語遣詞、寄懷抒情等面向詳析其詩篇，闡明宋詩命意新奇、饒富情趣處，彰揚其自名一家之表現，並就其倣擬杜甫詩作、

評論注釋杜詩，及南宋任淵於宋人中僅取宋祁、黃庭堅、陳師道三家詩作注、黃庭堅讀宋作而精進諸事，耙梳宋祁與杜甫、江西詩派關聯。同時析論宋祁與歐陽脩、梅堯臣等人關係，肯定宋祁超越西崑門戶而具自我面貌，其人於宋詩史之地位與宋詩發展之關係實應重加審視。

本書所引宋祁文本皆以《全宋文》、《全宋詩》為據，二書雖搜羅齊全，點校完備，依然略有誤謬，其中詩歌文字精鍊，一字之差極可能左右全篇判讀，而現存各本《景文集》內容頗見歧異，故〈宋祁詩歌校讀〉遍取今日尚能得見之宋祁詩歌各種版本，如：《全宋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景文集》，以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刊本原帙、清光緒八年（1882）黃氏木活字本、民國商務印書館影印日本本三種「佚存本」《景文集》等，詳加對勘考校，論斷各本正訛，作為理解閱讀宋祁詩歌之參考。

其後附收〈宋祁文集傳存情形〉、〈宋祁研究論著目錄〉二資料，以掌握宋祁文集流傳存留情形及關於宋祁研究之趨向、成果，方便查檢。

綜覽本書各篇，涵括宋祁辭賦、散文、詩歌研究與文本考證、資料整理，希冀提供觀閱宋祁文學之嶄新視角，填補宋代文學研究部分罅隙。概略言之，學界關於宋祁文學研究仍多聚焦於〈玉樓春〉（「紅杏枝頭春意鬧」）一詞之賞析，因宋祁詞作僅存六篇，資料有限，暫難撰成專篇論文，然正如王國維所評：「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般，宋祁文學頗能符應時代求新求變氛圍，以獨占枝頭報春之姿影，為宋代文壇捎致盎然生氣，炫麗耀目，不容忽視，借「紅杏枝頭春意鬧」為宋祁文學總評，當別具意義。

本書所收各作，除〈宋祁詩歌校讀〉因篇帙龐鉅，不便投稿外，皆曾發表於各期刊、學術會議，分為：〈宋祁對韓愈之接受——以重新、探源、校改為中心之討論〉刊載於《師大學報》55 卷 1 期，後轉載收入《羅聯添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憂憂獨造，自名一家——宋祁辭賦之創意書寫〉曾以「宋祁辭賦之創意書寫」之題，收入《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研究論文集》；〈刊落陳言，探出新意——宋祁碑誌文析論〉刊於《成大中文學報》第 39 期；〈將飛更作回風舞——宋祁詩歌特色與宋詩發展之研究〉登載於《從風騷到戲曲——第一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刊落陳言，探出新意——宋祁碑誌文析論〉與〈跨越化用——宋祁「說」體文研究〉部分內容曾分別發表於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第三屆宋代學術國際研討會」及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河南大學主辦之「2011 年第七屆中國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後經大幅增修改寫而成二篇

文章。

感謝每位會議講評人與論文審查人惠賜之寶貴意見，助成拙稿修訂潤飾，以趨完善。此外，本書諸篇皆為國科會專題計畫「宋祁文學研究」（NSC96-2411-H-002-052）之執行成果，於此一併感謝國科會提供之支持！

紅杏枝頭春意鬧——宋祁文學新論

目次

弁言	I
宋祁對韓愈之接受——以重新、探源、校改為中心之討論	1
一、前言	1
二、重視語意創新	5
三、探求古文淵源	20
四、校改文章字詞	27
五、結語	30
憂憂獨造，自名一家——宋祁辭賦之創意書寫	33
一、前言	33
二、製題之開創	35
三、立意之新變	46
四、筆法之變易	50
五、結語	55
刊落陳言，探出新意——宋祁碑誌文析論	57
一、前言	57

二、寓志抒情——題目新意·····	61
三、巧構重組——序文新法·····	66
四、句型多變——銘辭設計·····	82
五、結語·····	89
跨越化用——宋祁「說」體文研究·····	91
一、前言·····	91
二、論說陳明——「說」體類別與性質·····	92
三、曉世悟學——論類「說」體文筆法·····	95
四、轉化創新——寓言「說」體文成就·····	98
五、取字釋義——「字說」新意·····	105
六、結語·····	116
將飛更作回風舞——宋祁詩歌特色與宋詩發展之研究·····	117
一、前言·····	117
二、自名一家之造語遣詞·····	119
三、開拓詩意之寄懷抒情·····	130
四、自覺開創之承先啓後·····	138
五、結語·····	144
宋祁詩歌校讀·····	147
附錄一：宋祁文集傳存情形·····	415
附錄二：宋祁研究論著目錄·····	423
引用書目·····	441

宋祁對韓愈之接受—— 以重新、探源、校改為中心之討論

一、前言

韓愈（768-824）既具有唐宋古文八大家身分，又與宋詩特色發展關係密切，他對宋代文學或思想的影響自然受到諸多重視，尤其近年關於韓愈在宋代詩文、思想各方面之重要性愈來愈受到關注，相關論著日趨豐富，¹雖然學者較以往注意歷時性問題，無論討論韓詩的「影響焦慮」或韓集版本流傳問題，都會按照時代先後臚列敘述宋代重要意見呈現情形，但無可否認的，學界論及「韓愈」在宋代的接受情形時，焦點仍常集中於歐陽脩（1007-1072），一再證明他對於宋代韓愈接受的關鍵作用。

就現存資料看來，歐陽脩對於韓愈詩文的推獎自是功不可沒，但有時獨木難撐大廈，歐陽脩之外，與他時代相近的其他文人又是如何看待韓愈？他們對於韓愈地位的奠定、

1 學位論文與專書如：張蜀蕙：《書寫與文類——以韓愈詮釋為中心探究北宋書寫觀》（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238頁）、谷曙光：《韓愈詩歌在北宋的接受歷程及其詩學意義發微》（合肥：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72頁）、高光敏：《北宋時期對韓愈接受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280頁）、陳昭吟：《宋代詩人之「影響的焦慮」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521頁）、曾金承：《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240頁）、吳立仁：《中唐至北宋前期韓愈形象的歷史演變》（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112頁）、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389頁）、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張瑞麟：《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414頁）。

鞏固有無貢獻？影響如何？似乎都是應該再細細審視的課題。以常被引用的〈記舊本韓文後〉為例，歐陽脩自述：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²

所謂「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便表明當時風尚的轉移與韓文的流行具有因果關係，如果不是時機成熟，學者漸趨於古，即使歐陽脩補綴校定韓集，韓文也不可能廣為宋人接受。

而在「漸趨於古」的當時，宋祁（998-1061）對於韓愈的觀看、書寫其實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清人趙翼（1727-1814）曾專立「《新書》好用韓柳文」篇章，說道：

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遺。〈張巡傳〉則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書〉一疏，而於宗元傳載其〈遺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微賦〉一篇，可見其於韓、柳二公有癖嗜也。³

具體臚舉《新唐書》採錄韓愈、柳宗元（773-819）古文入傳的篇目，證明《新唐書》確實喜用韓、柳文。不過，趙翼談論範圍限定在「古文」，先說「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接著特別標舉宋祁以修史為根本，選擇韓柳文可入史的篇章，趙翼眼中的宋祁似乎是以史料保存價值為依準觀看、採用韓柳古文，與個人審美好惡或文學趨向關聯不大。楊家駱（1912-1991）則指出：

又書中多採韓、柳古文入傳，除〈韓愈傳〉載〈進學解〉、〈諫佛骨表〉、〈潮州謝表〉、〈祭鍾魚文〉外，〈吳元濟傳〉載〈平淮西碑文〉，〈張籍傳〉載〈答

2 宋·歐陽脩著，李逸安點校：〈記舊本韓文後〉，《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73，頁1056-1057。

3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注：《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18，頁381。

籍》一書，〈孔戣傳〉載〈請勿聽致仕〉一疏，〈陳京傳〉載〈禘祫議〉，〈李勃傳〉載愈所與書，〈甄濟傳〉載〈答元微之書〉，〈忠義傳〉載〈張中丞傳後序〉，〈孝友傳〉載〈復仇議〉。〈柳宗元傳〉載〈與蕭俛書〉、〈許孟容書〉、〈貞符自做賦〉，〈段秀實傳〉載〈段太尉逸事狀〉，〈孝友傳〉載〈駁復仇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文有載而當者，亦有以其喜古文而列入者。⁴

增記《新唐書》採錄韓愈、柳宗元古文入傳的篇目，其中援引韓文的數量又較柳文為多，似乎顯示：在宋祁心中，韓文價值高於柳文。對於這樣的現象，晚近陸續有學者進一步研究檢證，⁵或是以新、舊《唐書》〈韓愈傳〉為焦點，探討其間異同，或是比較韓柳古文在新、舊《唐書》的引用情形，都已觸及宋祁對於韓愈的接受狀況。

雖然如此，但關於宋祁對韓愈的接受議題仍然還有待開發的空間。宋祁自受命編修《新唐書》後，歷經多年苦心撰著，終於完成，原初趙鼎（998-1083）、余靖（1000-1064）都參與其事，但「刊修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⁶，後來歐陽脩、梅堯臣（1002-1060）等人陸續加入，而宋祁即使外貶成都，仍隨身攜帶《新唐書》刊修，⁷從「精思十餘年」，⁸「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為日且久」⁹，不難看出，宋祁確實投注相當多心力，將《新唐書》當作一生重要志業般地審慎編寫。

4 氏著：《二十五史識語》（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新唐書述要〉，頁344。

5 如：梁承根：《兩《唐書》文人傳之比較》（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1997年，72頁）、郝至祥：《兩《唐書》書法暨筆法比較研究——兼論《新唐書》闢佛刪史》（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234頁）、余歷雄：《兩《唐書》采摭韓愈古文之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77頁）、錢忠平：《《新唐書》文學批評研究》（金華：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49頁）、唐鳳霞：《《新唐書》的編纂及其學術成就》（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57頁）、邢香菊：《《新唐書·文藝傳》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72頁）、譚瓊：《兩《唐書》文學批評比較研究》（汕頭：汕頭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49頁）。

6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收錄於《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二編），卷4，頁55。

7 宋·魏泰：《東軒筆錄》，收錄於《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二編），卷15，頁171。

8 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收錄於《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一編），卷上，頁47。

這種情形下，宋祁好採韓柳文入傳必然有他堅持的理由。身為《新唐書》撰寫者，宋祁代表的是官方省視前朝歷史的立場，尤其歷經五代戰亂後，宋人急欲重建秩序，回復文化，宋祁在《新唐書》顯現的取舍極可能與當時朝廷態度、士人群體想法接近，藉由宋祁在《新唐書》中透露的韓愈接受，可以從另一側面明瞭北宋中期對韓愈接受的官方情形。現今的《新唐書》列傳研究有助於我們對這方面的理解，但仍有部分疑問有待解決，例如，梁肅（753-793）其人其事在新舊《唐書》的呈現大有不同，中間有無深意？宋祁採寫韓柳文入傳的確實狀況為何？都是有意思的課題。

公領域的任務外，宋祁同時也是位勤於著述、極具己見的文人，¹⁰在他個人閱讀詩文、創作過程中，不免也有從自我文學角度觀看前人的經驗，在眾多文人中，宋祁對於韓愈的定位是什麼？觀察書寫的角度是什麼？都還有探討價值。更重要的是，宋祁的觀看不僅僅只是他個人如何觀看過去，也可能因為他的影響力而提供時人更多參考，更可能影響後代評價，所以宋祁的接受在當時、後世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是否具備「第一讀者」¹¹的性質？都應探究。

此外，宋祁與其兄宋庠（996-1066）均曾校注韓愈文章，有校本傳行於宋代，洪興祖（1090-1155）、謝克家（?-1134）、文謙（?-?）、朱熹（1130-1200）、方崧卿（1135-1194）

9 清·潘永因：〈雅量〉「歐陽公於修唐書」條，《宋稗類鈔》，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出版社，1984年，第三十六編，冊8），卷3，頁21。

10 宋祁著述豐富，宋代刊刻編集的《景文集》共有二百卷、一百五十卷、一百卷、七十八卷四本，但當時即有所散佚（參見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16-121），另可能撰有《雞跖集》20卷（詳見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輯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18-128），作品極多。

11 關於「第一讀者」，接受史研究中常會提及，姚斯認為「第一個讀者的理解將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一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就是在這過程中得以確定，它的審美價值也是在這過程中得以證實。」（氏著：《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5）。陳文忠更明確具體地指出：「所謂接受史上的『第一讀者』，是指以其獨到的見解和精闢的闡釋，為作家作品開創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礎、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讀者；從此，這位『第一讀者』的理解和闡釋，便受到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重視，並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氏著：《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64）。不過，所謂「被充實和豐富」未必都是正面的承繼接受，只要是針對這位讀者所提出見解而衍伸的討論應當都算是「被充實和豐富」，因為他第一個發現、提出具有討論價值的觀點，重要性自然不可小覷。

等韓文重要校注者都曾引用其中資料，¹²《新唐書》資料為眾家所採錄引校的不在少數，¹³評論韓愈「新語」意見也被多家詩話引用，這些都是可以再細部探討的問題。

為了方便觀察宋祁接受韓愈的面向，擴大研究範圍，本文不以《新唐書》文章為主，而以分類方式研析其間涉及的課題。

二、重視語意創新

宋祁論及韓愈的意見，除《新唐書》外，《宋景文公筆記》共留存五條紀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宋祁回顧求學為文歷程及個人體悟的一段文字，說道：

余少為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為諸生冠。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為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厓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為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¹⁴

陳明年少為學習作詩賦原初僅是為了獲取養親資財，從未希求藉此立名於當世，自宰相夏竦（985-1051）、龍圖學士劉筠（971-1031）相繼另眼相待，稱譽不已後，宋祁才受

12 參見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37-239及頁439-440。

13 同前註，頁389。

14 同註8。

到激勵而自覺性地模寫名士文章，以求有所成就。但直到奉詔修撰《唐書》，廣閱前世著作方才體悟爲文真義。

接著，宋祁以論斷方式展現個人意見，認爲文章必得具有自我獨特面貌，才能不朽傳誦，再從反面陳述如果只是模倣前人，因循舊規，終究淪爲他人臣僕而無法自立，甚至引古人「屋下作屋」譏言，加強一己意見的說服力。

順著援引古人言詞的論述方式與脈絡，宋祁更進一步標舉陸機（261-303）、韓愈謝華啓秀、陳言務去的理念作爲標竿，強調是「爲文之要」，顯示宋祁絕未將書寫文章視爲壯夫不爲的雕蟲小技，反而追求久傳後世的可能，「五經皆不同體」、「百家奮興，類不相沿」印證宋祁想法確爲諸多前人奉行的真理。

而在浩瀚文人中，宋祁特別標引陸機、韓愈言論，正顯示他對二人理念的認同，陳言務去是要自名一家的必備條件。這段話雖然是以筆記方式記錄，好像不如專篇文章論證嚴謹，但宋祁縷述個人爲學習文的歷程與心情，懇切真摯，別具動人力量。

所謂「陳言務去」，除了堅持陳濫文詞的汰除刪芟外，必然也會涉及文意的新創開拓，宋祁爲趙湘（959-993）文集題序時，曾經藉由與近世詩人的倣擬比較凸顯趙氏貢獻，說道：

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巧奇博于少陵，蕭散于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謝一家者歟。¹⁵

宋祁闡述文學觀念時，總是習慣將目光游肆於歷史長河之中，縱覽古往今來文人表現，尋覓適合作爲例證的對象，以加強論述信服度，也使人們易於理解接受。如本篇序文先是有感於近世詩人師祖前人而不知變通的現象，繼而指明詩人摹倣對象與面向，透露當時詩壇風貌，雖然杜甫（712-770）、王維（700-761）、白居易（772-846）、賈島（779-843）、薛能（?-880）等人都普受歡迎，但當千人一律時，難免充斥陳言舊辭而不具各自特色。

15 〈南陽集序〉，《全宋文》（曾棗莊、劉琳主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卷515，頁654。

在這種倣擬風氣盛行的氛圍裡，趙湘能夠不傍古緣今而設法探求開創新意，自然能自成一家，得到宋祁推重。

杜甫、王維、白居易幾人不只是當時詩人擇選的典範人物，也是文學史上公認上乘詩人，後學者的作品所以讓人未讀先厭，顯然問題不在於他們學習的對象，而在於學習的方法與結果，因為後學單從字句等表面層次認識杜、王諸人，只得其貌而未得其神，因而不具自我面目。賈島、薛能文學地位雖不及杜甫三人，但文名均曾顯揚一時，¹⁶作詩重視鍛鍊精到與避陳出新，¹⁷符合宋初希慕擺落唐人陰影，另覓蹊徑風尚。相較之下，

16 如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載：「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遍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是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678年），卷7，「唐昭宗恤錄儒士」，頁501。

17 賈島向以「苦吟」為人熟知，《新唐書》載：「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諄詰之，久乃得釋。」見是書卷101，〈賈島傳〉，頁5268。朱熹訓勉門人時則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見《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21，〈訓門人九〉，頁2924。）賈島作詩苦心精詣以至有成情形可見一斑。

薛能〈自諷〉詩表白：「千題萬詠過三旬，忘食貪魔作瘦人。行處便吟君莫笑，就中詩病不任春。」（《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561，頁6510）並曾賦寫十首〈折柳〉詩，序文云：「此曲盛傳，為詞者甚眾，文人才子，各銜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為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弗伐，知音其舍諸。」（〈折柳十首·序〉，《全唐詩》，卷561，頁6518），批判文人賦詠楊柳之詞語常淪於陳熟，自負一己乃專於詩律之人，故不愛隨人，而力求搜難抉新，誓脫常態，觀其自作所云：「高出軍營遠映橋，賊兵曾斫火曾燒。風流性在終難改，依舊春來萬萬條。」（〈柳枝四首〉其四，《全唐詩》，卷561，頁6519）確實有別於一般折柳送別、「條似舞腰，葉如眉翠」文句，雖然洪邁嘗議薛能「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容齋隨筆》，卷7，「薛能詩」，頁95），沈括也有：「薛許昌答書生贈詩，『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識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扁。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能破脈為圓，剝剛成柔，始為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39，「詩有變態」條，頁

趙湘敢於拋棄潮流，追求「獨行」，衝越既存藩籬，探求新意，才能卓然自成一家。可見宋祁是意、詞兼重，甚至，只有新意的引導領率，才能避除陳言舊辭而有嶄新文句的產生。

稍後於宋祁的王石安（1021-1086）曾感歎：「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¹⁸，生於光芒萬丈的唐代詩文高峰之後，宋人的確深刻感受「開闢真難為」的壓力，宋祁身為具有高度自覺的文人，自然不願陳陳相因，落入俗套窠臼之中，所以會一再稱許韓愈「造端置辭」「不襲蹈前人」¹⁹、「刊落陳言」²⁰，甚至具體引述「新語」例子，說道：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²¹

文中例句分爲二種，一爲險語，一爲新語，柳宗元文字出自〈對賀者〉²²，原文恐作「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慟哭」²³，乃是柳宗元因罪貶放永州，京師來客本想寬慰柳宗元，沒想到柳宗元看來浩浩然，通達無所哀戚，透過主客對話，柳宗元自白：「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²⁴可知柳宗元其實心中悲傷莫名，但他不以常人裂眦慟哭的直截方式表露情緒，反而以嘻

508) 批評，但無論宋人是否欣賞、贊同薛能意見與作品，就上引資料看來，薛能確實頗具創新意識。

18 宋·陳輔：《陳輔之詩話》，收錄於《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頁291。

19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176，〈韓愈傳〉，頁5265。

20 《新唐書》，卷176，〈韓愈傳·贊〉，頁5269。

21 《宋景文公筆記》，卷中，頁58。

22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14，頁361-362。

23 同前註，頁362。

24 同前註。